

文友老何新买土灶一台,邀北、瑞、我三人试新灶。土灶放在院子中央,不锈钢制,四方,小巧,带锅,带汤锅,带烟筒,漂亮帅气,不过不土气。说试新灶,不过吃老酒之借口。过去,乡下试新灶新锅,要炒罗汉豆,带盐炒,炒得噼啪作响,满室生香。灶毕,供灶司,分四邻,一群人吃得“咔咔”作响。试灶后,才投入水、米,煮饭炒菜,回归日常生活。

现老何、北、瑞与我四人,牙口都老,咬不动炒罗汉豆。老何说,新灶换个新鲜,今天炒石头吃。石头采自苕萝卜,苕萝卜山下浣沙溪,溪清,石圆,捡拾鸽蛋大小数十枚,即可凑成一盘。老何说,此石两吃,锅中加香油,烧热,下卵石,“哗啦啦啦”炒热。初时,烟盛,待烟稀,热盛,浇蛋液。蛋液入热石,立马沸腾,如水滴入油。三二分钟,即熟。盛出装盘,可下酒。

烧锅用桃枝,自家园

又是春游的好日子。犹记第一次游园时,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小学二年级时,到上海动物园。那天一大早,一辆57路公交车已经停在学校门口了,有些同学兴奋得一夜未睡,来得比公交车都早,车子还没到,就等在校门口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去春游,要自带干粮作为午饭。一般就是大饼、油条、饼干、馒头、面包之类;那些能带夹心面包的同学,一定是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的。也有极少数同学是带着钱去,这样就在公园饮食店里用餐了。

一路上,大家兴高采烈唱啊,跳啊,有些道路坑坑洼洼的,车在颠簸着,大家根本不顾这些。正唱得起劲,突然有个同学惊慌地大声嚷了起来:“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水,水洒下来了!”只见一滴滴水不停滴在地上,车晃动着,水流到这里那里,到处都是。再一看,原来是二年级三班的徐同学,他带的午餐是铝制饭盒子里装的稀饭,因为没盖紧,稀饭水就从帆布书包里渗透出,滴了下来。他自己还没有察觉到,还开心地唱着歌,直到大家都笑起来了,他才恍然大悟。老师批评了起哄的同学,而徐同学很不自在,沮丧尴尬,蜷缩在一旁角落里,一脸茫然。那个窘相,还有书包里湿糊的一团米饭,至今难忘……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徐同学没有饭了,班主任老师买了包子给他吃。有些同学见状,也把带来的干粮分给他,这个送半个大饼,那个送半个面包。老金是我们这里著名的高手,我特别喜欢老金的棋风,大家都称呼老金为金手。老金的手有确够金贵的,从不悔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时候,老金像诸葛亮,大有舌战群儒的君子风,老金一到,群毆开始。老金也不烦,一个人对阵一群人,更像一位久经战阵的大将军,气定神闲。

这里下棋的人,棋风似乎一直就不太好,偏偏有人就喜欢这种棋风,说这样热闹,大家都能参与,像我们社区里的奥运会。多数时候,看棋的比下棋的还要激动,你坐在那里,似乎有一种力量,驱使着你把棋子落到哪个地方。大概也正是这种风气,才更使得这棋局热闹,有看头。只有老金,沉默寡言,无论旁边的人怎么说,他两耳不闻。

除了老金,老年也是一把好手。由于棋艺高的人少,

我虽然棋艺差一些,却异常

子里修剪下的桃枝,截成小臂长短,整齐地码着,用时,抽一捆,以草为引,烧火。油用香油,乡下人称油菜籽榨的油为“香油”,一人热锅,金黄的香气便蹿上来。像春天那千朵万

吃石头

朵油菜花都躲在了一滴香油里,因一口热锅,重又开出花、放出香来。只闻这香,涎水便自舌底暗生。蛋液要用土鸡蛋,在桃树下油菜丛满山跑的小母鸡,跑着跑着,就掉下个蛋来。多捡几个,再现摘一大捧椿芽,椿芽事先焯水,三十秒,冷水凉透,细细地切成碎末,打进蛋液里。椿芽是在初春萌发,自带春的气味。浇在石头上,蛋黄、芽绿,漫山遍野的春天的芳香便醒过来,我们围在土灶边,忍不住伸长鼻子去嗅。

老何与我们四人,吃

又是春游的好日子。犹记第一次游园时,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小学二年级时,到上海动物园。那天一大早,一辆57路公交车已经停在学校门口了,有些同学兴奋得一夜未睡,来得比公交车都早,车子还没到,就等在校门口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去春游,要自带干粮作为午饭。一般就是大饼、油条、饼干、馒头、面包之类;那些能带夹心面包的同学,一定是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的。也有极少数同学是带着钱去,这样就在公园饮食店里用餐了。

一路上,大家兴高采烈唱啊,跳啊,有些道路坑坑洼洼的,车在颠簸着,大家根本不顾这些。正唱得起劲,突然有个同学惊慌地大声嚷了起来:“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水,水洒下来了!”只见一滴滴水不停滴在地上,车晃动着,水流到这里那里,到处都是。再一看,原来是二年级三班的徐同学,他带的午餐是铝制饭盒子里装的稀饭,因为没盖紧,稀饭水就从帆布书包里渗透出,滴了下来。他自己还没有察觉到,还开心地唱着歌,直到大家都笑起来了,他才恍然大悟。老师批评了起哄的同学,而徐同学很不自在,沮丧尴尬,蜷缩在一旁角落里,一脸茫然。那个窘相,还有书包里湿糊的一团米饭,至今难忘……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徐同学没有饭了,班主任老师买了包子给他吃。有些同学见状,也把带来的干粮分给他,这个送半个大饼,那个送半个面包。老金是我们这里著名的高手,我特别喜欢老金的棋风,大家都称呼老金为金手。老金的手有确够金贵的,从不悔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时候,老金像诸葛亮,大有舌战群儒的君子风,老金一到,群毆开始。老金也不烦,一个人对阵一群人,更像一位久经战阵的大将军,气定神闲。

这里下棋的人,棋风似乎一直就不太好,偏偏有人就喜欢这种棋风,说这样热闹,大家都能参与,像我们社区里的奥运会。多数时候,看棋的比下棋的还要激动,你坐在那里,似乎有一种力量,驱使着你把棋子落到哪个地方。大概也正是这种风气,才更使得这棋局热闹,有看头。只有老金,沉默寡言,无论旁边的人怎么说,他两耳不闻。

除了老金,老年也是一把好手。由于棋艺高的人少,

我虽然棋艺差一些,却异常

老酒不拘形式。蛋成,关灶门,熄火,不必装盘,直接倒酒。以土灶为桌,四人各拉一原木桩为凳,在院子里,围着一口大锅,伸筷:蛋嫩,芽脆,石头香。石头太烫,“嘶哈”几下,试着尝尝。以石头过酒,大概也只有老何才能想出的怪吝新菜。酒是会稽山十年陈,这石头,怕是有千年万年之陈。土鸡蛋、香椿芽吃完,石头咬不动,都留在锅里。加入汤锅的热水,重新生火,加桃枝,至沸腾,加入几粒剪尾的清明螺,螺是入水即开嘴,加精盐,不加鸡精,成一锅石头汤。老何会烧,我们会吃。老何烧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清明螺,顶只鹌。”以汤煮螺,肥美鲜嫩。老何说:“嗦螺蛳过酒,强盗来了不肯走。”清明螺,是美味到强盗都动心的。

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说:“在溪流清处取白小石子,或带鲜衣者一二十枚,汲泉煮之,味甘于螺,隐然有泉石之气。”在清澈的溪流里,挑选小些的鹅卵石,最好带鲜衣,泉水来煮,煮熟之后,就噙着吃,用来下酒。林洪说是“味甘于螺”,即比螺蛳好吃。好吃到什么程度,吃过,才会知道。此菜,名“石子羹”。我称“石头汤”。老何的卵石不带鲜衣,但带了香油、土鸡蛋、椿芽的香,更是“味甘于螺”,虽咬不动,揀一粒,嗦两口:香!

过完酒。汤水可淘饭。若以土灶,以桃枝煮饭,只一碗米汤,便香飘十里。

酒足饭饱。老何说:吃石头,林洪最有体会。



舞动的春天 钱政兴 摄

一棵老树下麻子,围着一盘棋,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会儿工夫,便围满了人。

老金是我们这里著名的高手,我特别喜欢老金的棋风,大家都称呼老金为金手。老金的手有确够金贵的,从不悔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时候,老金像诸葛亮,大有舌战群儒的君子风,老金一到,群毆开始。老金也不烦,一个人对阵一群人,更像一位久经战阵的大将军,气定神闲。

这里下棋的人,棋风似乎一直就不太好,偏偏有人就喜欢这种棋风,说这样热闹,大家都能参与,像我们社区里的奥运会。多数时候,看棋的比下棋的还要激动,你坐在那里,似乎有一种力量,驱使着你把棋子落到哪个地方。大概也正是这种风气,才更使得这棋局热闹,有看头。只有老金,沉默寡言,无论旁边的人怎么说,他两耳不闻。

除了老金,老年也是一把好手。由于棋艺高的人少,

我虽然棋艺差一些,却异常

夜光杯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本姓韩,少时随兄长到瓜哇谋生,过继给宋姓堂舅后改姓宋。宋庆龄的母亲是徐光启家族的后裔。1962年,宋庆龄曾亲自主书一份关于母亲一族系徐光启后代的倪家历史:“这是我母亲的祖宗历史。我的(外)祖母,倪(徐)氏(是)在太平天国时从松江到了上海的。”

1907年,宋庆龄通过考试,成为清朝首批官费留美的女学生。她的护照上记录她的中文名字为“宋庆林”。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上,立约人写为“宋庆琳”。对此,宋庆龄后来说明,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容易写,另外在东京时因隨身没有私章,所以没有盖章。有学者考证,目前所见“宋庆龄”名最早见于1924年孙中山书赠宋庆龄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卷末“为贤妻庆龄玩索”中。

宋庆龄抵达美国后,次年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入学注册表上,记录了她的英文名为 Chung Ling Soong(现在的标准英译是 Ching Ling Soong)。实际上宋庆龄在美国更常用的名字是她的基督教名 Rosamonde, 中文译作“洛士文”。宋庆龄同美国的同学阿莉·珍妮通信,同孙中山的女儿孙婉夫妇通信,同亲近的外国友人通信,落款都用的是这个名字,经查《宋庆龄书信集》,以Rosamonde署名的书信就有25封。宋庆龄的大学毕业证书上,名字写作 Rosamonde Chung-ling Soong。1923年7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参观中国自行装配的第一架飞机试飞,宋庆龄亲自登机,后来,这架飞机就命名为“洛士文号”。宋

他另有一菜,称“蓝田玉”,说北魏有个叫李预的,时常羡慕古人服食玉屑以求长生的方法,于是就去蓝田,果真得到了七十块上好的玉石,制成玉屑服食,却因不戒酒色,后来病重。他对妻儿说:“服玉,定要隐居山林,戒除嗜欲,才会大有神效。而我没有戒除酒色,害死了自己,不是服玉的错呀。”所以看来,吃玉石也不是求仙的正道。如能清心寡欲,即使不服玉,也是可以实现长生的。于是,林洪提出一法:“今法用瓠一二枚,去皮毛,截作二寸方片,烂蒸以食之。不烦烧炼之功,但除一切烦恼妄想,久而自然神气清爽,较之前法差胜矣。故名法制蓝田玉。”瓠,即瓠子,是长条形的葫芦。过去,圆形的也

不叫葫芦,称“匏”。林洪说用一两个瓠瓜,去掉皮毛,切成二寸见方的小块,蒸烂,蘸酱食用。无须烧丹炼汞这么费事,就能消除一切烦恼妄想,久了自然神清气爽。较之前法所说的服玉法还略胜一筹。所以叫它“法制蓝田玉”。瓠子切成块,蒸煮。熟后白中带绿,绿中带翠,透而不明,想象一下,的确很像一块一块美玉。所以,称为“法制蓝田玉”。用酱油蘸蘸,食瓠瓜如食玉,美味。老何说,这也算是石头又一种吃法,待下回去半文家吃。

没有土灶,就买一个,上淘宝,便宜的搜,不过四五百块,于是,下单。于是,又有新灶,又要试新灶、试新菜。于是,又有了吃老酒的新借口。

热爱象棋。有一次,老金对阵老年,棋到酣处,老金的电话响了,老婆说家里来了人,让老金快点回家,老金念着要赢下这盘棋,只在电话里“啊”了一声,便又一心一意回到那盘棋上了。直到老金把棋赢了才走人。棋局上没有人了,可大家的热情却丝毫不减,都不乐意早回家,还是想有一个棋局看热闹,并且能用出些插科打诨的句子,惹来一片笑声。

我这人心肠软,这种时候,无论是谁,只要喊我的名字,我都会像刘禅一样,爬上台给当个傀儡。时间久了,我发现,这种时候,怎么总是叫我的名字? 后来,有人喝醉了酒告诉我,推上我,就是让我当一次过渡式的人物。不管怎么样,有人推,说明我还有点号召力。我刚刚坐稳,摆好棋子,老年本来就瞧不上我的棋,他点头让我先走棋。此时,张三突然对我说,“当头炮,当头炮。”我拿起炮刚要走,李四说,“拱卒,拱卒!”我

庆龄的父亲1915年致孙中山的函件中曾呢称宋庆龄为Rosa,宋庆龄在与挚友通信时还常用Suzi(苏西)的呢称,比如与格雷斯·马海德和爱泼斯坦。爱泼斯坦这样描述这两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宋庆龄在美读书时,她的亲密朋友将她的英文姓氏拼法简化,亲切地称之为“苏西”。友人谓:“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宋

宋庆龄英名录

朱贤晶

庆龄流亡海外时期,还曾用过Anna Sun Soong-Ching-Ling这个名字,刘家泉教授认为“Anna”可能是宋庆龄入乡随俗临时取的带有俄国色彩的名字。

中山琼英是宋庆龄与孙中山婚后,旅居日本时所用的化名。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取了日本人的姓“中山(Nakayama)”,化名为“中山樵”。在东京中华革命党本部门上挂着“中山寓”的牌子,与宋庆龄结婚时就住在那里。这座二层楼房是梅屋庄吉提供的。宋庆龄与梅屋夫人一直用英文通信,署名“R.Nakayama”即中山琼英。1927年,书法篆刻家史谦为宋庆龄刻“孙宋庆龄”和“琼英”石印对章。

革命年代,宋庆龄为了安全起见,曾用过“林泰”的化名。廖梦醒的女儿李涓回忆说,“林泰”是宋庆龄与人通信时用作落款的假名字,

我喜欢吃桃酥,也是一种传承。父亲1941年牺牲,留下孤儿寡母,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母亲开始做小本生意,常常跑单帮。日本人在时,在镇外十数里设关卡,开和关都没有定数。秋天的夜已经有凉意,母亲等着,忽然下起雨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和其他想过关的人都在雨中淋着,淋了一夜。后来咳嗽和气喘伴随了她一生。

咳嗽有时是通宵的,半夜咳得肚子饿了就取一两块桃酥。我起身帮母亲倒水,也吃一两块。桃酥是在我家西隔壁的隔壁庆阳春茶食店买的。我出生在南通如东县城掘港镇,新中国成立前,庆阳春生意十分兴旺,他家的茶食品种很多,脆饼、云片糕、桃酥、老虎脚爪、小麻饼、油金枣、寸金糖等等,到了清明节前就有大麦青做的青团,一股清香。似乎母亲只吃桃酥,我也跟着吃。有一天早晨起来,庆阳春老板发现桃酥饼柜弄得乱七八糟的,他知道狐狸来了,于是晚上候着,果然狐狸又一次光临,他用准备好的木棍打下三,三下两下,狐狸死了。估计是个小狐狸不经打。第三天,庆阳春失火。左右邻居有的敲锣,有的用水盆浇火。于是,又传说,失火是打死狐狸的缘故。后来听母亲说,狐狸来到家里要供养它,敬重它,不可怠慢。那年我9岁,至今有印象,而且自此始终对狐狸有敬畏之心,至于是否迷信,就不予追究了。

小时候对桃酥的味道,也说不出什么。但就是忘不了,喜欢。后来物资匮乏的年代也吃不到了。到上海工作以后,发现西点店有,红房子、凯司令的都不错。现在年纪大了,因为常去龙华寺烧香,就买龙华的素桃酥,素桃酥在整个上海独此一家,色泽金黄,香而不腻,脆中有润,进口即酥,非常适合老年人吃。龙华寺的点心属禅食,已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买只能到寺里买。前天又去寺里,发现卖得最快的还是桃酥,结账师傅和我我说,桃酥的价格20年没有变,怪不得便宜,真是佛家慈悲。

清明节扫墓,给母亲的祭品,是少不了桃酥的,而且是龙华寺的。

就是“龄太太”的意思。在给廖梦醒的信中,“林泰”只出现在信封上,从来没有人当面这样称呼过她。即便较亲近的熟人,如罗叔章、沈粹缜,当面也是称她“夫人”,谁也不会那么没礼貌,称她“林泰”。宋庆龄的挚友邓文钊之子邓广股也回忆,宋庆龄有时嘱咐他收信人用“林泰”,她与国外朋友联系时经常用这个名字。宋庆龄还要求他不要在收信人后面加“先生”或“女士”,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林泰”是男还是女,避免不必要的延误和麻烦。宋庆龄给邓广股的去信落款常常都不一样,有“Lin Tai”“Aunty 林泰”“马旦”(即 Madam 夫人的谐音)。宋庆龄的革命同志杨杏佛烈士之子杨小佛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时不知如何称呼,就鞠了一躬,以后“一直称孙夫人‘Madam’”。宋庆龄晚年与沈粹缜经常往来通信,他们感情笃深,宋庆龄称呼沈“亲爱的沈大姐”,而沈粹缜更多称呼她为“亲爱的夫人”或者“亲爱的林泰同志”。

据李涓回忆,她第一次见宋庆龄的时候才三岁,宋庆龄当时四十出头,廖梦醒让她叫宋庆龄“婆婆”,宋庆龄反应很大,不让叫“婆婆”,要叫“Aunty(阿姨)”,后来李涓的女儿也应宋庆龄的要求叫宋庆龄“Aunty”。邓广股等友人之子也一直称呼宋庆龄为Aunty,宋庆龄与友人之女法籍画家高醇芳通信,落款常常是“Your Aunty SCL(你的阿姨宋庆龄)”。

伴随人一生的名字,是父母之爱的体现,也是人生经历的变幻。一颗为革命永远年轻的心,是一朵永不谢幕的玫瑰。

我喜欢吃桃酥,也是一种传承。父亲1941年牺牲,留下孤儿寡母,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母亲开始做小本生意,常常跑单帮。日本人在时,在镇外十数里设关卡,开和关都没有定数。秋天的夜已经有凉意,母亲等着,忽然下起雨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和其他想过关的人都在雨中淋着,淋了一夜。后来咳嗽和气喘伴随了她一生。

咳嗽有时是通宵的,半夜咳得肚子饿了就取一两块桃酥。我起身帮母亲倒水,也吃一两块。桃酥是在我家西隔壁的隔壁庆阳春茶食店买的。我出生在南通如东县城掘港镇,新中国成立前,庆阳春生意十分兴旺,他家的茶食品种很多,脆饼、云片糕、桃酥、老虎脚爪、小麻饼、油金枣、寸金糖等等,到了清明节前就有大麦青做的青团,一股清香。似乎母亲只吃桃酥,我也跟着吃。有一天早晨起来,庆阳春老板发现桃酥饼柜弄得乱七八糟的,他知道狐狸来了,于是晚上候着,果然狐狸又一次光临,他用准备好的木棍打下三,三下两下,狐狸死了。估计是个小狐狸不经打。第三天,庆阳春失火。左右邻居有的敲锣,有的用水盆浇火。于是,又传说,失火是打死狐狸的缘故。后来听母亲说,狐狸来到家里要供养它,敬重它,不可怠慢。那年我9岁,至今有印象,而且自此始终对狐狸有敬畏之心,至于是否迷信,就不予追究了。

小时候对桃酥的味道,也说不出什么。但就是忘不了,喜欢。后来物资匮乏的年代也吃不到了。到上海工作以后,发现西点店有,红房子、凯司令的都不错。现在年纪大了,因为常去龙华寺烧香,就买龙华的素桃酥,素桃酥在整个上海独此一家,色泽金黄,香而不腻,脆中有润,进口即酥,非常适合老年人吃。龙华寺的点心属禅食,已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买只能到寺里买。前天又去寺里,发现卖得最快的还是桃酥,结账师傅和我我说,桃酥的价格20年没有变,怪不得便宜,真是佛家慈悲。

清明节扫墓,给母亲的祭品,是少不了桃酥的,而且是龙华寺的。



我喜欢吃桃酥,也是一种传承。父亲1941年牺牲,留下孤儿寡母,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母亲开始做小本生意,常常跑单帮。日本人在时,在镇外十数里设关卡,开和关都没有定数。秋天的夜已经有凉意,母亲等着,忽然下起雨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和其他想过关的人都在雨中淋着,淋了一夜。后来咳嗽和气喘伴随了她一生。

咳嗽有时是通宵的,半夜咳得肚子饿了就取一两块桃酥。我起身帮母亲倒水,也吃一两块。桃酥是在我家西隔壁的隔壁庆阳春茶食店买的。我出生在南通如东县城掘港镇,新中国成立前,庆阳春生意十分兴旺,他家的茶食品种很多,脆饼、云片糕、桃酥、老虎脚爪、小麻饼、油金枣、寸金糖等等,到了清明节前就有大麦青做的青团,一股清香。似乎母亲只吃桃酥,我也跟着吃。有一天早晨起来,庆阳春老板发现桃酥饼柜弄得乱七八糟的,他知道狐狸来了,于是晚上候着,果然狐狸又一次光临,他用准备好的木棍打下三,三下两下,狐狸死了。估计是个小狐狸不经打。第三天,庆阳春失火。左右邻居有的敲锣,有的用水盆浇火。于是,又传说,失火是打死狐狸的缘故。后来听母亲说,狐狸来到家里要供养它,敬重它,不可怠慢。那年我9岁,至今有印象,而且自此始终对狐狸有敬畏之心,至于是否迷信,就不予追究了。

小时候对桃酥的味道,也说不出什么。但就是忘不了,喜欢。后来物资匮乏的年代也吃不到了。到上海工作以后,发现西点店有,红房子、凯司令的都不错。现在年纪大了,因为常去龙华寺烧香,就买龙华的素桃酥,素桃酥在整个上海独此一家,色泽金黄,香而不腻,脆中有润,进口即酥,非常适合老年人吃。龙华寺的点心属禅食,已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买只能到寺里买。前天又去寺里,发现卖得最快的还是桃酥,结账师傅和我我说,桃酥的价格20年没有变,怪不得便宜,真是佛家慈悲。

清明节扫墓,给母亲的祭品,是少不了桃酥的,而且是龙华寺的。